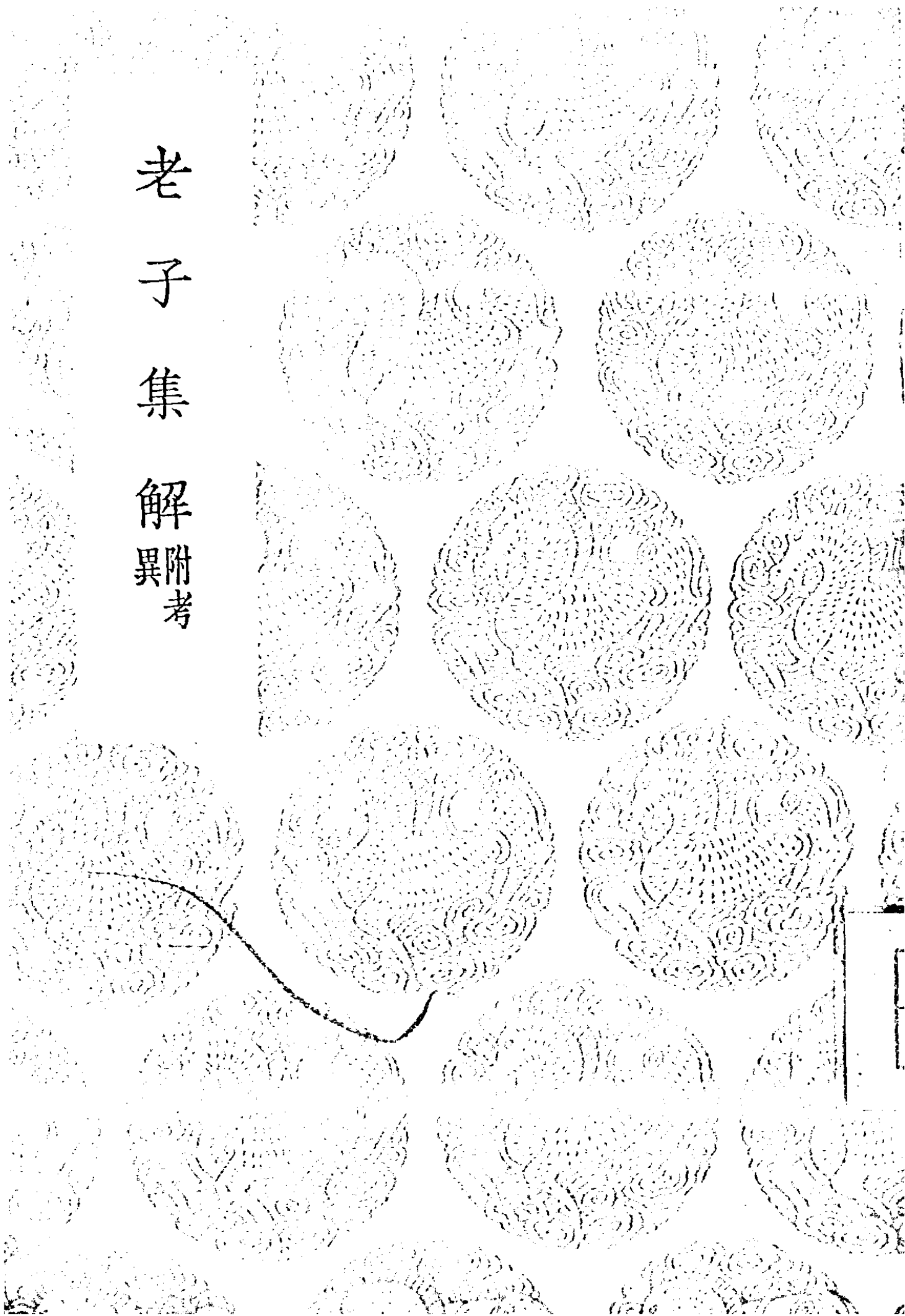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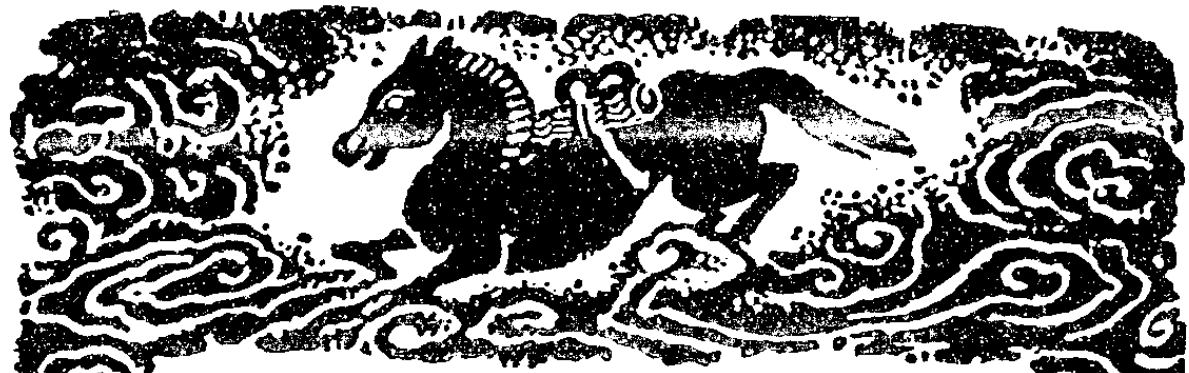


老子集解附考





成集書叢

編初

著 編 主  
五 雲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老子集解

附考異



3 0649 0154 3

薛蕙著

老子集解

本館據惜陰軒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 老子集解序

毫老子所產也。初老子著書言天道玄虛。自漢以下莫能遡其本旨。咸窺見一偏。說繇此起。故其書日離。州人薛考功先生始覃思大道之原。究意天人之一。折衷羣言。合于渠度。老子之道。則粲然大明。書成嘉靖九年。歲在庚寅之次。序曰。大道之歸。一致而百慮。聖人之旨。同情而異言。昔仲尼之門。罕言天道。是以後世無得聞焉。然周易乾爻配象六龍。始於勿用。終於窮亢。不以吉凶告人。用九見羣龍无首則吉。而仲尼贊之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蓋剛而能柔。天之道也。此與老子何異。故稱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夫學者獨患不知天人之一。不知天人之一。則其議聖人者陋矣。自古言仁義禮樂有過於老子者乎。然而非不知天也。言陰陽剛柔有過於孔子者乎。然而非不知人也。願聖人示人有不同。其所言者。學者之所信也。所不言者。學者之所疑也。故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夫知人而不知天者。近乎愚。知天而不知人者。近乎誣。柰何以此議聖人也。或曰。老子養生之書。夫聖人之道。內之以養其身。則壽而康。外之以理乎物。則順而治。聖王之事。同條共貫。豈有他哉。作者既皆已沒。景響仆絕。所謂其人與骨皆已朽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薛氏老子集解二卷藏于家。予錄其副焉。

辟符高叔嗣敬題

083

112

2:540

# 老子集解序

大寧居士薛 蕙

嘉靖庚寅予爲老子集解其後屢有修改丙申之冬復加刪定自謂有補於道德之萬分迺自序之昔老子有言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周之衰先聖之道未絕賢人君子猶有爲性命之學者且天下知尊老子而老子之言世猶莫能知也況至後世道術數傳數變學者舍本趣末毀所不見且詆訾老子爲異端則其筆之於書者天下益莫能知矣閒有高明好古之士澹泊學道之徒爲能有味於其言然非研精覃思亦安能自知其性以真知老子之言哉始予蚤歲嗜神仙長生之術凡神仙家之說無不觀也晚讀老子而好之當是時予方嚮嚮聖人之道致思性命之理蓋久之而若有得考諸老子無異也迺知昔之所嗜者第方士之小術而非性命之學也復知老子之道惟導人反其天性而非異端之流也夫性命者道也天下之一本也生民同得之非異物也聖人同傳之非異術也迷其所同得故異見失其所同傳故異說是則同乎此者謂之同異乎此者謂之異予見後人之異矣未見老子之異也今夫老子之書蓋皆性命之說多出於上古聖人之遺言故古者敍六家而謂之道家後世願謂之異端矣道者脩之身以及天下天下之事無不統也後世直以道家爲養生耳皆予所未喻也予又竊怪夫方士之言養生者往往穿鑿於性命之外不知長生之道不越乎養性世儒率言知性知天而斥小養生不知養其性者卽同乎天

道而不亡。此其不聞性命之實。不合聖人之道者邪。傳曰。禮失求之野。聖人之道不明於世久矣。學者求道而未得。比老子於野而求之。何不可者。況老子古之史官。孔子之所嚴事。豈野人之比而已乎。然老子之書。學者恆病其難讀。蓋其辭約。其道大。所謂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也。古註之亡者。其善否則不可知。今之傳於世者。未有明老子之意者也。予爲此解。其閒文義之小者。儻有未盡。若夫揚摧本指。發揮大義。明聖人之微言。究性命之極致。竊以爲近之矣。有欲求老子之道者。必以予解爲指南乎。老子曰。自矜者不長。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其言非以相反。夫各有所當也。予之不遜。亦冀世之君子無聽我藐藐。庶幾爲入道之一助云。

# 老子集解上卷

明 薛

## 道經

老子書凡上下二篇。上篇曰道經。下篇曰德經。故或稱道德經云。吳幼清曰。按道經德經云者。二篇之名而稱為道德經。非以道德二字名其書也。愚按史記。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因合

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然則今書分上下二篇者。迺其書之舊。而篇題曰經者。蓋後人尊之之辭也。漢書藝文志。古之解老子者。有老子鄰氏經傳。老子傅氏經說。老子徐氏經說。是在漢代已稱為經。然三家者止。皆曰老子。吳氏所謂非以道德名其書者。信矣。

##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本無為。若道可為者。乃有為之事。非常道也。道本無名。若名可名者。乃有形之物。非常名也。蓋無為者。非為之可為。無名者。非名之可名也。可道如禮。不虛道之道。常者。恆久不變之謂。

##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無名有名。並指道而言。無名者。道之體也。有名者。道之用也。道體虛無。未始有物。無得而名矣。神化變動。自無而有。乃名於有矣。虛無之理。先天地生。此所以為天地之始也。及其有也。則萬

物自此而生。此所以為萬物之母也。或疑道常無名。顧又謂之有名。此何以異於可名邪。夫有名者。非真有形也。特對無名言之。而以為有名耳。且謂之萬物之母。非指萬物而言也。夫豈可名之比哉。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

## 以觀其微。

欲如性之欲也。之欲。猶意也。情也。微。察通物所出之孔竅也。上言有無二者。迺道之本體也。故人當從事於此。得此二者。天下之能事畢矣。常無欲之時。以觀察其微妙。蓋無思無為。復反無名。是即天地之始也。常有欲之時。以觀察其孔竅。蓋宇宙

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是即萬物之母也。老子於此。不徒曰無欲有欲。而曰常無欲常有欲者。迺其致意之深也。蓋常與妄相反。常則不妄矣。妄則非常矣。一動一靜。循天之理。迺其常也。若一涉於私意。是則有我之妄心。而非真常之謂矣。故無為而順其常者。至人所以全其天也。有為而益以妄者。衆人所以流於人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亦若老子之言是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通結上文。兩者謂有無也。皆原於道。故曰



同出曰有曰無。故曰異名。玄者深遠而不可測之意。玄之又玄。以深歎其不可測也。衆妙之門。言天下神妙之理。皆出於斯二者也。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

善者美之極也。上古之世。民皆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此無他。民

皆同乎美善。故不知美善之爲異也。後世由有惡者。始知美之爲美。由有不善。始知善之爲善。及世益衰。美善益著。蓋惡與不善至衆。而美善至寡矣。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

聲相和。前後相隨。

喻美惡善不善相形。而有傾不平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此言聖人以道化天下也。事以無爲爲事。教以不言爲教。蓋修其本而不恃其末。天

下化之不善之習變。而上善之俗成矣。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此以下因言聖人功成不居之事。作猶生也。萬物仰聖人而生。聖人能共給之。不辭拒也。能生之未

嘗私之爲己物。能爲之。未嘗賴之爲己利。至於功既成矣。終若無與於己。而未嘗自處也。老子之書。其贊美道德天地。往往通用此語。蓋其道一而已矣。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以不居其功。故有功。居之則反喪其功矣。

右第二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

古之聖人。雖用賢而未嘗尚賢。其當時之賢者。則亦居其位而未嘗以爲榮。任其勞而未嘗以爲利。苟無榮。利民將奚爭。後世之俗。賢者享其名實。衆人慕而效之。貪欲之心生。而爭競之風作矣。故不尚賢。使民不爭。

不

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古之聖王。未嘗不資貨以養民。然懋遷有無。凡以佐民之衣食耳。非此類也。聖人何貴之有。不貴異物。賤用物。不作無益。害有益。使民足於衣食。則盜竊之源塞矣。故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不

見可欲。使心不亂。

人心本靜。亂而失其常者。惑於可欲之物也。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

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無知之知如字。知者之知去聲。○聖人之治天下。塞富貴之塗。屏紛華之物。使民消其貪鄙之心。守其素樸之行。恬淡而所無思。心之虛也。故神氣內守而腹實矣。退怯而無所爲。志之弱也。故精力不耗而骨強矣。無知無欲。人心本如是耳。化於物而迷其初。迺多欲以自累。使民無知無欲。蓋反其本而已。知者好生事以擾天下。知無爲有爲之損益。則懼而不敢妄爲矣。安人之道。莫善於無爲。故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 右第三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

沖不盈皆虛也。道之體本虛。及夫用之。則亦猶或不盈。跡若有事而實則無物。何盈之有。或靜或動。一而不變。蓋沖虛者其常也。淵深也。宗。主也。

挫其銳。

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挫其銳者。挫挫芒銳。用柔弱也。解其紛者。解釋紛結。不繫累也。和其光者。光而不耀。則渾然矣。同其塵者。大同於物。無所異也。湛者。澄寂之意。有物存焉。而初無形體。故曰或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子謂有所從生。象似也。帝。天帝也。天者。有生之最先。萬物之所從生也。道不知其何自而生。疑若在。天帝之先。此莊子所謂自本自根也。老子之書。於此義往往言之。非直贊美夫道也。蓋其致意深矣。

###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仁。謂私心親愛之也。芻狗。古者結草爲狗。用之祭祀。祭畢則棄之。喻其無愛惜之心也。天地之德。大公而無所私親。其於萬物。任其自生。

自化。天地何容心焉。聖人之於百姓。亦如是耳。大仁不仁。此之謂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此一節。其道甚大。與上文義不相屬。疑連下二句。別爲一章。橐籥。治鍊所用。致風之器也。

其出。不窮。用之不可既也。擬諸橐籥。正相似矣。此天地之間。虛無不測。神化無窮之實體。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首章之有無。下章之谷神。

皆此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效、色角反。○數、屢也。窮、極也。承上文而言道體如是。本非言之所能為。亦非言之所意也。能盡也。若求之於言。則言語愈多。適屢至於窮極耳。惟忘言而守中。則道自不遠矣。

右第五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神者。虛而無形。感物而應者也。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言蓋本於此。物有生則有死。谷神本自不生。故不死也。玄者。贊美之辭。牝者。言為天下母也。列子所謂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也。此理至微。學者宜深思而得之。則夫天人之道。死生之說。皆可知矣。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老子書大抵用韻。故其遺辭多變文。以叶韻。非取義於一字之間也。如此章。曰。是謂玄牝。則讀牝為否。以叶上句。曰。玄牝之門。則特衍其辭。與下句相叶。

無物不成。用而不勞。故曰用之不勤。

蘇子由曰。繇繇。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見也。王輔嗣曰。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

右第六章

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自古為玄牝之說者。往往不本谷神而別為異說。皆非老子之本指也。夫關尹子之言。盡之矣。願自莊列之後。未有能知其說者。信乎知言之難也。史記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至哉言乎。蓋即

谷神之說也。管為之說曰。謂之谷。則非有也。謂之神。則非無也。又曰。谷神之可見者。特其因應焉耳。雖曰可見。而不可見者存焉。是何也。蓋可見者。皆彼萬物之跡。而非其本體也。顯其因應之妙用。藏其虛無之實體。此谷神之所以為神也。非通神明之德者。孰能識之。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

自生者。自私也。不自生者。無私也。夫道無私也。為道者貴生而自私。此不合於道。非所以養生也。故養生之道。莫若不自

生。天地之所以長久者。由此道也。且不自生則無為。無為則其神凝而可以長生。自生則有為。有為則其神妄動而不息。是自傷其生矣。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

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聖人觀天地不自生之道。知凡求生者。盡害生者也。故後外其身。以法天地之不自生也。卒之身先身存。亦如天地之長久矣。身先身存。是成其私也。原其所以致之。願由於後外其身之無私。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

能成其私。夫聖人之無私，初非有欲成其私之心也。然而私以之成，此自然之道耳。如欲成其私，即有私也。未有有私而能成其私者也。程子有云：老子之言，竊弄闢闢者也。予嘗以其言爲然。迺今觀之，殆不然矣。如此章者，苟不深原其意，亦正如程子之所訶矣。然要其歸，迺在於無私。夫無私者，豈竊弄闢闢之謂哉。

### 右第七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

幾，平聲。○衆人之所惡，謂卑下也。幾，近也。有德爲難，而不爭爲尤難。善利萬物，其德盛矣。不爭處下，厚之至也。生而

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者，道也。如水者，可謂庶幾於道矣。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遠滄於無涯，息耗滋益，通於不替。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所私，澤及蛟螭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此言上善若水也。行已不爭，避高處下，善地也。按淮南之說，實推廣善利萬物之義也。

夫惟不爭，故無尤。

尤，過也。凡所爲爭者，自賢以求勝於人也。欲勝人者，人亦欲勝之。能無見尤於人乎？其惟謙遜不爭者，衆將樂推而不厭，此其所以無尤也。章內於不爭之德，蓋屢歎之，其丁寧之意至矣。

### 右第八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已，音以。○揣，治也。持槃水而加盈之，非無溢之道也。故不如其已，厲鋒刃而加銳之，迺速毀之由也。故不可長保。借物理之易見者，以況下文。

金玉滿

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履盛滿之勢，願復驕盈以促之，所以自遺其咎，而不能守其富貴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四時之序，功成者退，惟大人爲能法之。若夫功成不

退復何爲也。老子之書，往往以天道爲宗，故曰：「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天  
道無親，常與善人。」邵子曰：「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然物理即天理也。」

右第九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離，去聲。○載，承受也。營，猶熒熒，精明之意。抱，持守也。一，不二也。用志不分者，其神常存矣。按古者言魂魄，  
或合而言之，如左傳：「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是也。或分而言之，如左傳：「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淮南

子：「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鄭康成謂口鼻之嘘吸爲魂，耳目之精明爲魄，是也。竊謂此數說者，惟心之精爽爲近是，而餘說各  
有未安。又左氏曰：「天奪之魄矣。」楚辭曰：「魂識路之營營。」以此見古者或專言魂，或專言魄，義亦相通。此云營魄，即魂之謂也。專氣致柔，

能如嬰兒乎。

致，極也。人始生日嬰。朱子曰：「專氣致柔，看他這箇是甚麼樣功夫。專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柔之  
極處，才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靈了。」愚謂朱子之說甚善。老子之學，天下莫能行者，此其一也。滌除玄覽，能

無疵乎。

滌，洗除去也。玄覽，玄妙之見。疵，病也。老子之書，標玄以爲極擊之名，謂之玄覽，蓋微妙之真見，而非世俗之知解矣。然或  
存而不忘，則是亦妄見而已，必滌除之，無使留於胸中，而爲真性之病也。以上三者，言治身之道。下三者，言治國之道。愛

民治國能無爲乎。

雖愛民治國而不能無爲，則非聖人之治矣。司馬溫公曰：「善  
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勿傷，善治國者，任物以能不勞而成。」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行也。雌，靜也。猶夫闔也。聖人之道，  
雖曰一動一靜，然當以靜者爲本。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聖人之聽政，其聰明無所不見，然常因萬物之情，賢不肖是非，  
使各自明而已之知不勞焉。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用此道也。生之畜

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畜，許六反。長，上聲。○通結上文。畜，養也。宰，制也。世俗之治身治國者，慮在於有  
爲，以有爲治生，生愈傷，以有爲治人，人愈擾。故治身者之養形，生必剝心去智。

外其身而不生，治國者之養民物，必在宥天下，委萬物而無所與，夫無以生爲者，形將自正，無  
以天下爲者，萬物將自化，是謂黃老之玄德，而非世俗之所謂德也。或曰：此六句獨承治國而言。

右第十章

章首營魄說者不一。按楚辭載營魄而登霞，王逸註曰：「抱靈魄而上升，蓋專指爲魄也。」朱子之註，亦與逸同，但訓載爲  
加大要謂魄不受魂，魂不載魄，則魂遊魄降而人死，故修煉之士，使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魄常檢魂，如月質之

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魄不死矣。竊謂老子之指，果出於此，則其立文宜先言魂而後以載魄繼之，不應反闕其辭。如後世隱語之爲者，老子曉人之意未必然也。又抱一云者，諸家多以魂魄交媾爲說，雖朱子之意亦然，疑亦未安。且他章有獨言抱一者，其所謂交媾者，哉。何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埏音甄，埴音殖。○輻，輪轅也。轂，輻所轆也。考功記曰：轂也者，所以爲利轉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也。埴，土之黏者。牖，窗也。古者之室，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吳幼清曰：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然車非轂館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軸者爲用，器以容物者爲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爲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愚按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顯其指意實所以卽有而發明無之爲貴也。蓋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則皆忽而不察。故老子借數者而曉之。

### 右第十一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行，去聲。○爽，差也。人之耳目本

聰明，惑於聲色，則有若聾盲之患。口能別味，移於五味，則不知飲食之正，心本靜也，耽於淫樂而發狂，行本善也，累於貨利而不終，此皆不察內外之分，不明取舍之術者也。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並去聲。○爲腹者，內養其神，可長久也。爲目者，外玩細娛，反自害也。上言數者，此獨言爲目，舉一以見例也。呂氏春秋曰：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 右第十二章

寵辱若驚

寵、榮也。無寵則無辱。有寵而失之，則有辱。是寵所以為辱也。人之累於寵者，常有驚悸而不得寧矣。

貴大患若身

患、憂也。無貴則無患。有貴而慮失之，則有患。貴所以為大患也。人之累於貴者，若有身之為累矣。

何

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寵者，仰於人而非己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踐之，惟無寵者，入莫能貴賤之。寵非為下，而何得失之際，皆動其心。寵辱非若驚，而何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為，去聲。○有身故有患，能無其身，恐將何有。言身為憂患之本，而貴亦然也。凡貴人之所以有

憂者，貴為之累耳，使其遺貴而不有。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人之累於富貴者，性命之

則凡區區之憂畏，亦爽然自失矣。情弗能自治，以居人上，能無擾乎。貴以身為天下，未肯以其身為天下也。夫至人者，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取養於世，不啻足矣。若夫天下之富，九州之養，無益於生，而足以為患，此所以重為天下也。如斯人者，寄託之以天下，則天下皆察其利矣。

右第十三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搏音博，混，上聲。○搏，執也。夷，希微皆虛無之意。

詰，察也。視之不見者，無異於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者，也。下二句之意仿此，故三者不可分別，合而為一。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皦音皎。○皦，明也。繩，衆多也。無物，其本

始也。在上不加明，在下不加晦。動而為萬物，終則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像之像，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有狀之狀，有像之像者，物

也。無狀之狀，無像之像者，道也。物以形器而可見，道以虛無而不測，惚恍不可諦視之意，物皆昭晰而可察，道獨惚恍而無見，迎之不見其首，無始也。隨之不見其後，無終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

謂道紀。

古之道即無也。觀其對今之有而言，意可見矣。曰古者，非在今始有也。今之有，謂今天下之事。古始，即古之道也。人之應物也，不知本原之無物，而惑於外物，以自累，此世之通患也。惟執古以御今者，以無事為真宅，以有事為應跡，事雖萬變，而在我之

不變者常一也。道紀者，道之綱紀。蓋天下之事，其本在此故也。昔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劉向曰：道家者流，秉本執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二子之論，可謂善矣。惜乎其猶有所未備耳。何者？世俗繼老子之學者，其說雖多，然大抵以謂棄人事之實，獨任虛無而已。斯言也，衆皆以爲信然，而未知其大不然也。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是蓋任虛無以應事，曷嘗棄事而獨守其虛無哉？然則老子之學，非不應事也。第其所以御之者，在不恃其虛無之本耳。予觀老子之指，有若此言之著明者。然古之名善言老子者，未嘗舉以爲說，以解世俗之惑也。豈非不備者哉？夫學者之患，在於考其文而不通其意。今老子之言，較然如此，而論者之云乃如彼，則於考其文者，固已疏矣。而況其深遠之意乎？○澹，贈通。

### 右第十四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強，其丈反。○通者，不澹凝也。古之至人，與道同體，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既不可識，豈可擬其形容哉？特

強爲之容，以矜其氣。象如下文之所云爾。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

若濁。

敦，音團，一音堆。渾，上聲。○猶，豫皆不果之意。儼，矜莊貌。渙，散也。釋，解也。敦，完貌。木未斲削曰樸。曠，空也。濁者，水不清也。冬涉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慎自持也。儼若客，不敢僭也。冰將釋，如恐陷也。若樸，質而無文章也。若谷，虛而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也。皆

所謂強爲之容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

此曰濁者，雖承上文而言，然實語之更端也。其用字之義，固與上文不同。蓋彼以至人外貌若愚而言，此以衆人心慮憤亂而言也。濁者

可以清，非靜則濁之不已。豈能清乎？安者可以生，非久則擾之不置。豈能生乎？井汲之多必渾，木徒之數必斃。人之性情，有似於此。除情止念，則垢濁去而天光發。收視返聽，則精神定而真氣生。曰孰能者，勉人之辭也。人能從事於此，遇可以從，處入妙，亦若古之有道者矣。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上言始者入道之漸，此言終身守道之常。保持守也。言保此道者不欲盈，蓋守其敝缺而不顯爲新成也。



右第十五章

致虛極，守靜篤。

虛靜者，任命之本然也。有生之後，遷於物而背其本，其不虛不靜亦甚矣。故為道者必損有以之，虛損動以之，靜損之又損，以至於虛靜之極，則私欲盡而性可復矣。然虛靜者實非二道，蓋未有虛而不靜，靜而不虛者也。管子曰：動

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不處。又曰：虛之與人也無聞，惟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神者至貴也，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

復。作，動也。復，反也。言物之動，終則反本也。欲明守靜之道，故驗之以物理，下文迺詳言之。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芸音云。芸芸，動貌。根猶本也。命者，道賦於物，有若命然也。動始於

靜，凡物之動，必復反於靜，以靜為本故也。此歸根之所以為靜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守靜則能復其初，動則逐物而失之，此靜之所以為復命乎。吳幼清曰：凡植木，春夏則生氣自根而上，達於枝葉，是曰動；秋冬則生氣自上反還而下，藏於根，是曰靜。愚謂本文有歸根之辭，故說者以草木釋之，然此承萬物並作而言。蓋通論萬物之理，固不當專指草木矣。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天地之間，惟性命之理為常，自餘皆變而不得與之變，以能復其性命之理，是以常也。不能復命，遷化流轉，豈有常也。妄作，亂動也。知常曰明，則不知常之惑可見矣。不知常，妄作凶，則知常之真吉可見矣。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

乃久，沒身不殆。

不知常者，不能虛心而容物，知常者，心如太虛，其於物也，何所不容哉。不能有容者，其道隘矣。能小惠而不能大，公也。能容則豁然公平而無偏黨之私矣。公平而不偏黨，此王道也。故曰：公乃王，天道惟至公爾。王者至公，則其道可

以配天。故曰：王乃天。道者均育萬物，惟天為育之。王道克配於天，則亦克育於道。故曰：天乃道。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有道者功被萬物，其神明虛靜而不變，雖沒身不殆，可也。此章之言，蓋莊子所稱內聖外王之道也。夫語王者之道，其極至於王乃天，天乃道，其道可謂甚大矣。自非聞道之君子，鮮不驚怖其言，或欲為之，莫知所由也。乃若知反其本，固不越虛靜而已矣。虛靜之學成，則帝王之道備於己，非虛靜之外，別有餘事也。其道復不亦甚約乎。茲者莊道術之大端也。

右第十六章

太上知有之。太上猶言最上。太上之君。天下晏然。惟知有之而已。此聖人以大道為治。故其效如此。其次親之譽之。其次。亞於太上者也。此聖人以仁義為治。故天下欣然親之譽之。然視無為之治。已有間矣。其

次畏之。言又其次。其君為下畏之。蓋仁義盡而以智力為治者也。其次侮之。又其次者。為下侮之。至此則智力復窮矣。信不足。有不信。太上之無為。與夫後世之有為。其本末得失之故。未易知也。惟明道之君子。遇能深信其必然。眾人知不及。故信不足。信不足。故有不信也。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復言太上之事。猶舒遲貌。貴猶重也。太上之君。重其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正所謂下知有之也。堯之民曰耕田而食。擊井而飲。帝力於我何有哉。蓋聖人者。既無所為。則人陰享其利而不知矣。

右第十七章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之行也。民無相棄。安有仁。民無相犯。安有義。及道之衰。由有不親。始知有仁。由有不順。始知有義。世皆以仁義為至德。而不知至德之有在也。智慧出。有大偽。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大偽也。勢所必至爾。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蘇子由曰。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臂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吻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右第十八章

昔老子之言。以道為至。儒學之言。以仁義為至。儒學之細。老子者。此其最先者也。竊誠恐不任實。而天性之真。不能無傷矣。此莊子所謂以仁義而易其性者也。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無有。民之始也。本無盜竊之患。惟智巧出而詐術滋。末利多。而爭心作。斯盜賊之源啓矣。故曰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屬。附著也。聖人之治。必棄絕。此三者何也。以其皆與質反。

適文不足之事也。夫質者。本也。文者。末也。務文者。必沒其質。逐末者。必喪其本。凡貴本而誠者。敦厚而可久。華而不實者。浮薄而寡用。文之不足。審矣。聖人知文飾之弊。故令民宗附於質。如下所云也。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見音現。○物無飾曰素。木未斲曰樸。見素者。外見其質。不加飾也。抱樸者。內全其真。不分散也。少私者。省其自營。去健羨也。寡欲者。節其嗜好。反恬淡也。

或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信斯言也。人之不猖狂妄行者。幾希。曰。老子不云乎。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其

絕之於彼，蓋欲屬之於此也。夫人苟有見素抱樸之行，亦豈有猖狂妄行者乎？世俗不深觀老子之意，鮮不以爲蕩而不法者矣。

### 右第十九章

自昔之論者曰：周之衰而文勝，當世之人不知厭其多事，而用約以損其過，然且驚於淫侈，愈益甚焉。故老子思以素樸之道而矯之，蓋救文者必以質，斯孔子從先進之意也。予獨以爲不然，何以言之？夫物生斯有質，質也者，物之本體也。其在於人，則誠怒篤實之心是也。質具而後有文，文也者，質之飾也。其在於人，則凡文物華采之屬皆是也。文質之辯如此，故聖人賤文而貴質，去彼而取此，所爲貴質者，取其誠意之不變爾。所爲賤文者，慮其末流之多僞爾。天下之善，未有外誠而立，天下之惡，鮮不由僞而生。故醇厚之俗，不可少替於國，忠信之心，不可暫舍於人。廢淫末而反民於樸者，明王之治也。務觀美而導人於僞者，衰世之政也。由是言之，質也者，古今之達道是已。聖人將以爲教，豈曰矯時救弊而已哉。

### 絕學無憂

古之君子，其學以求性命之理，性命之外，無所用心。所謂爲無爲而學無學也。及其失也，化而爲世俗之學，文滅質，博溺心，可以無憂矣。莊子曰：精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淮南子曰：聖人之學也，將以反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俗世之學，則不然，擴德擴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曩智越行，以招號聲名於世。此我所羞而不爲也。又曰：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玄光而求知於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擗學通。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唯，上聲。○唯阿皆應聲，幾何不多也。言此二者，但僅有遲速之分，然一則爲恭，一則爲慢，其善惡之相去則遠矣。事有毫釐之異，而得失遽相懸如此，可不致畏於幾微之際，以求免於不善乎？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荒，遠也。央，已也。因言唯之與阿，故遂言凡人所

畏者，皆當畏之。其事蓋甚遠而未有窮已，不但如應對之一事爲然耳。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

熙熙，喜樂貌。泊，靜也。孩者，

動之微，如龜兆之微，垢也。孩，小兒笑也。嬰兒能笑，情出而心始動矣。言衆人貪於外物而不勝其樂，獨我之心泊然未嘗萌動，如嬰兒之未能孩笑者，不知衆人之樂爲樂也。上言畏懼與人同，此言好樂與人異。蓋畏懼者，聖人儆戒之常，而好樂者，衆人貪欲之志也。

乘兮若無所歸。

乘，乘，不住著於物之意，無所歸者，性本無所歸也。下文義並放此。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遺，失也。衆人所得之多，皆有爲餘，我則一無所得，獨若有失，然得皆妄也。無所得，適得也。我

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悶音門。○沌猶渾沌之沌，謂無知也。昭昭，明白。察察，分辯。所謂為智在毫毛而不知大寧也。悶悶猶

憤憤者昏悶悶，明道若昧也。忽若晦，寂若無所止。忽若晦，昏默而無所見也。寂無止空寂而無所依止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食音嗣。○以為也。古者謂鄙為美，野為鄙。言衆人皆有為，我獨頑頓若野人也。雖頑頓若野人，然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此衆人之所不為而我之所為也。吳幼清曰：食母二字見禮記內則篇，即乳母也。萬物資道而生，所謂萬物之母也。故曰食母。

### 右第二十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孔，大也。自天地以至萬物，凡成象成形而可見者，皆大德之形容也。然其所從出者，惟道而已。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

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恍惚窈冥，皆不可見之意。凡物之純妙者曰精，上言大德之容，皆自道而出。然道之爲物，初無形狀之可見，雖曰無形而

其中則實有物，甚真，謂極真實而無偽，有信，謂有信驗而不忒。予觀老子之言道如此，蓋極言道體之實有也。則其所謂虛無者，豈真斷滅而無物邪？蓋不難知矣。論者徒譏老子爲虛無之學，不亦異乎。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

衆甫。

閱者，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喻道猶門，萬物皆由此而往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爲世，其用字之義，並同一訓。經歷亦因此義。衆甫，即天地萬物是也。言衆甫一一由道而往，道則不與之俱往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

去。以閱衆甫，蓋衆甫未有不逝者，故此道獨名不去耳。此適上文以終首二句之意，又以起下文之所云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衆甫可謂至多矣。吾所以知其然者，其以何術哉？唯以此道而已。蓋以共同出於道得其

母則知其子矣。

### 右第二十一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窪，烏瓜反。○六句並古語。曲則全者，缺故能全。如月之未望，是矣。枉則直者，風故能信。如尺蠖之屈，是矣。窪則盈者，謙受益也。敝則新者，闡然而日

章也。少則得，以約為紀，是以得也。多則惑，博而寡要，是以惑也。多則惑，即少則得之反。上四句之意，放此矣。幼清曰：曲一偏也，易禮中庸莊子所言曲字，皆以偏而不全為曲。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以下皆老子之言，所以為古語之證也。此應少則得多則惑而言，通於一而萬事畢，故足以為天下法。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見賢遍反。○此應曲則全四句而言。自見，自街露也。明猶彰也。夫惟不爭，復申不自見四句之意。天下莫能與之爭，復申故明四句之意。爭者由於有我是果，足以上人乎。聖人不爭，唯無我也。德莫加於無我，天下其孰能與爭邪。

古之

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爭故天下莫能爭，以此見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實全而歸之也。古語凡六舉一以包其餘也。

### 右第二十二章

希言自然。

希，無也。自然，無為也。希言之事，宜若近小，而老子以為無為之道，學者能深思之，則自當有見矣。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

久而況於人乎。

飄風，疾風。驟雨，暴雨。自且至，食時為終朝。自且至暮為終日。不能久者，不終朝不終日是也。飄風驟雨，適剛躁有為而失其自然之道者也。以天地之大，苟失其自然之道，尚至於亢極而不能久，人而行之，其能久乎。

故從

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無為之謂道，為善之為德。過差之謂失，虛無恬淡，寂寞無為，從事於道者也。同於道，亦知道之長久矣。所謂希言自然者是也。孝弟忠信，樂善不倦，從事於德

者也。同於德，亦如德之吉善矣。反道背德，安於危亡，從事於失者也。同於失，亦如失之凶醜矣。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感應之理，各以

類至。古語曰：大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

信不足，有不信。

得失之應，象其行事。此理之必然者。願其理難知，信不及此，則有不信耳。

右第二十三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跂企通。舉踵曰跂，張足曰跨，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闊則反害其行。

借易見者喻下所云也。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蓋本有功與能者也。惟其欲自夸大，則反喪其美，不能有終也。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行去聲。贅，行去聲。贅，有物

而加以自伐，有能而加以自矜，以道而論之，所謂餘食贅行矣。食之殘者，本雖美而後可穢也。行之如贅者，本雖有功而卒可醜也。此物情之所憎惡，有道之士固不以此自處也。抑嘗聞之，聖人有功而不伐，人直以為恭讓，而未知其所以然也。夫性之體未始有物，則無我，遇其固然者，其有我也。人心之所生耳。聖人知天性之無我，是以去功名而不居，蓋我尚不有，而況於有其功名乎？莊子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右第二十四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混，渾通。先天地生，豈有生乎？原之於前而無始，則要之於後而無終矣。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寥，寂

無形之意，周徧也。凡物有因則勢固，無輔則力屈，此獨立之所以易改也。居其所則安，出其域則闕，此周行之所以易殆也。道無匹偶於天下，獨立於萬物之表而未嘗改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徧行於六合之間而無所危殆，夫義小不能兼濟，德博而後遠施，道之神妙若是，故能均養萬物而可為天下母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強，其丈反。○名者，自命也。字者，人所呼也。道無名，故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從而稱之也。字依乎名，既有字，不可反無名，則強為之名曰大，彼本無名，吾與之名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強為之名，非定名也。苟執一強名者而稱之，其失不既多乎？故累變其辭，以見其德之無窮，而多名不足以盡之也。王輔嗣曰：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

不偏於一，逝無所不極，故曰遠也。不隨於所適，其體獨立，故曰反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道為天下母，均養萬物，而天地以陰陽佐之，此三者之所以為

大也。三者雖立，然非有王者，則亦無以統理萬物。故必授命一人以爲億兆之主。王亦大者此也。域中惟有四大，而王居其一，不亦貴乎。然必真能盡其所以大者，斯可以列於四大也。老子言此，所以勸王者之意深矣。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

人指王者而言。法者，效法也。地產萬物而王者牧養之，效坤德也。天覆萬物而地容載之，承天施也。道母萬物而天發

約讀法地地爲句，絕謂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法地者，令與地同。同地故曰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意皆放此。法自然者，地天道三者皆有自然妙理，而王者當法之爾。其說亦通。

右第二十五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此非但校其本末貴賤之不同，意在安危存亡之不同爾。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

超然。

君子，士大夫之稱。古者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重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覿。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物外而無繫著也。承上言輕重靜躁，其事不同。君子知其然，故其行也不敢輕疾而遠去其輜重，其燕處也雖佳麗。

之玩在前而無所繫累，見君子隨其所在而未嘗失於輕躁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如

也。輕躁者，君子莫之肯爲也。奈何萬乘之主，所繫至重，顧可輕其身於天下乎。禍患之所必至也。蓋人主行事輕脫，則臣之有識者，憂其不足輔也，而有去志，是不能有其臣也。故曰輕則失臣，多欲躁擾，無有止息，則下人叛之，而有危亡之禍，是不能有其國也。故曰

躁則失君。

右第二十六章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譎，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轍音摘，鍵，巨偃反。○瑕，疵也。譎，過也。

籌策計者所用之算。以竹爲之。圖鍵。拒門木也。約束也。凡人能行而不免軌轍之跡。能言而不免瑕疵之失。能計而不免推算之煩。能閉而可開。能結而可解。此皆未足爲善也。若乃善行渾然而無跡。善言粹然而無弊。善計不以籌策而萬物不能亂。善閉不以圖鍵而天下不可開。善結不以繩約而天下不可解。如此者。信乎足以爲善矣。首言五者之善。甚異於人。以譬聖人善教之道亦若是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

謂復明。

世所謂君子者。其道狹而不廣。其施偏而不公。人之善者。喜其同己而救之。其不善者。知惡而不知愛也。夫如是。則其所棄之人物亦多矣。惟聖人者。其心無私。其教無類。凡天下之人物。聖人常善救之。故未嘗有一人一物爲聖人所棄而不救者也。聖人之智明而又明也。

故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

資。助也。善人者。非獨善而已。固人之儀表也。不善人能效其所爲。則可改其不善而入於善。此善人所以爲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非必終於不善也。亦在所養耳。善人能收而教之。則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善人不善之師。若不善人願自

絕於善人。不知親附以求益。是不貴其師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若善人者。棄絕不善之人。不知愛惜而教之。是不愛其資也。二者之所爲。皆過矣。雖曰智者。未免大惑也。是謂切要之道。願微妙而知之者。其耳。列子曰。聖職教化。夫聖賢之任。唯在教化。而凡民之事。正在從教。天下之道。其執有切於此哉。

### 右第二十七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

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復並扶又反。○守。保也。雄剛強。雌柔弱。白明顯。黑昏昧。榮尊高。辱卑下。谿。谷。衆

水所注。天下。極言之也。式。法也。凡人之剛強與夫自見自高者。求以服人而人愈不與也。夫惟知剛強之不可守而守其柔弱。知明顯之不可守而守其昏昧。知尊榮之不可守而守其卑下。如此則自後而人先之。自卑而人高之。是以爲天下之所歸往。爲天下之所取法矣。



常德者、柔弱昧卑下、固恆久之德也。或、爽也。足、全也。無極猶無窮。樸謂道之純全也。嬰兒無極樸實。人固有之道。故皆以復歸言之。或疑欲守其雌、亦獨守此而已矣。又何言乎知其雄邪。蓋知其雄而守其雌。此足以為雄而寧為雌也。故可謂之守雌。若不及知雄而為雌。則其材固雌也。夫豈守雌之謂哉。列子曰。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淮南子曰。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故通而無為也。與泰而無為也。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也。樸散而為器。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此三言者譬喻之辭。官長。羣有司之長制。裁斷也。割。分裂也。樸者。道之全體。散而為器。則道隱於小成矣。夫道無一物而萬物莫不由也。樸無一器而衆器無不具也。官長無一職而衆

職無不統也。及夫道散而為物。物各有能而不出其位也。天不能載。地不能覆。神有所短。聖有所否。況其下乎。樸散而為器。器各有宜而不能相通也。官長分而為有司。有司各有所守而不能相兼也。是故樸散而為器。非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不該不徇。一曲之士。聖人之所不為也。聖人如用之。其為官長而不為有司乎。凡裁物者必分割之。所成彌多而其全彌虧矣。故大制不割。即樸散為器之反也。此承上文言樸。遂復取譬而互明之。欲人知抱樸為貴。而樸散為下也。

右第二十八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取猶致也。言人主將欲致天下之治而不知其道。適以有為而為之。

此不可得天下之治已。蓋天下之為物也。猶夫神器。非人之所能為也。故為而欲成。適所以敗。執而欲得。適所以失耳。司馬溫公曰。為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適變。

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墮。

或隨。或墮。而止。其相反而不齊。如此行者不可使之隨。响者不可使之吹。是故因其勢而道之者。易簡而理自得也。違其性而為之者。煩勞而物愈擾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為以反害之邪。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惟因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甚奢泰者。非若後世夸淫險侈之事。凡增有為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漢書黃霸傳曰。

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其言蓋本於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去之。若夫小而無害者。則因循而不必改作。此漢儒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為。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

右第二十九章

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呂氏春秋曰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太史公曰道家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按此並古之至人之遺言三子者去古未遠故能傳道之耳朱子曰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只因來做愚謂因者循物之理而已不與也斯理也儒者之六經蓋往往言之未可專以為道家之說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好去聲還旋通○好還猶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兵之毒天下甚矣絕人之命滅人之社稷人之所怨鬼之所疾未有不反受其禍也師兵衆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言宿兵不解農事廢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干陰陽之和也三者之禍皆以兵強天下之所致也

善者果而已不

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果決也承上而言以兵強天下之禍如此是以善用兵者但疾決而止不敢以取強於天下也詩曰不留

不處孫武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果而勿矜以下歷言善用兵者之事其丁寧之意切矣矜自恃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因勿強而言壯強也道以柔弱而能久故物壯則老是謂不

道也早已謂不能久物理如此以見兵之強壯者亦不能久此善用兵者所以當果而勿強也

右第三十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司馬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左為陽為生右為陰為死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

可得志於天下矣。

此申言首四句之意。恬澹安靜也。美猶善也。兵者非君子之器。如不得已而用之。宜以安靜為上。縱能勝敵而心亦不善。蓋兵雖獲勝。殺人必多。君子之心。故不善也。若善其勝。是無惻隱憐恤之心。而樂殺人矣。樂殺人者。天絕

之。民叛之。未有得志於天下者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

勝以喪禮處之。

此申言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之意。禮。吉事以左為尚。喪事以右為尚。軍禮。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是遇以喪禮處之。故以右為尚也。古者制軍禮如此。寓戒之意深矣。故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至於戰勝。亦以喪禮處之。皆行尚

右之意也。

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道常無名。然曰道者。無名之強名耳。道體甚微。發於用而後大。故謂樸為小。天下不敢臣。謂其尊而無上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

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侯。諸侯。王者。賓。服從也。天地人物皆原於道。所以能彼此交感而往來相應也。故侯王誠能守道。則萬物自賓。天地自和。百姓自均。此三者皆感應自然之理也。

始制有

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始制承上文之樸而言。有名承無名而言。道之樸無名。及始制則有名矣。制者裁其樸而分析之也。上古之時。天下之生漸久。帝王之制始作。億兆之衆。必立長以

統率之。斯有君臣之名矣。諸夏之遠。必建國以分治之。斯有侯王之名矣。或燔黍捭豚。或折俎加豆。而飲食之禮起矣。或檜巢營窟。或上棟下宇。而宮室之制興矣。或懋遷有無。而食貨之利出矣。或飭化八材。而器械之用備矣。或觀民設教。而官府之治立矣。或任土作貢。而財賦之法修矣。天下之名。因事寔多。於斯事也。知止可也。過此以往。名愈衆而實愈喪矣。後世由不知此。故事多創於易姓。名倍增於變古。簡者更而繁。儉者化而奢。質者改而華。厚者易而薄。日新月盛。莫知紀極。由是衰薄之風不絕。而陵夷之勢成矣。原其所由來。皆在尚名。背實而不知止。故也。是以侯王及夫始制有名之時。宜為初吉終亂之慮。貴因循。重改作。知有名之可已也。尚質實。損文致。知無益之不足事也。夫善定。傾者先其未危。工救衰者及其方盛。今也名既有而亟知止。所以保恆久之治。而無危殆之患也。

譬道之

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蘇子由曰：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資其所宗。愚謂此二言者，以重戒侯王，惟當守道，則天人自然應之，不可舍此而外求之也。

於名也。

### 右第三十二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有知人之鑒而能辯別之，可謂智矣。然而未若自知之難也。惟能自知其性者，

難也。惟能自勝其私意者，此天下之至強者也。

知足者富。

不知足者，其欲無厭。雖有有餘之富，而恆若不足，此不可謂之富也。惟知足者，澹然無欲，隨所有而裕如也，可謂富矣。

強行者有志。

不能強行者，其行多廢，其志不足，稱也。惟

強行者，其進不已，道遠而志彌厲，可謂有志者矣。

不失其所者久。

物各有其所，失其所者，亡得其所者，久。物皆然，心為甚，不離於真者，不失其所矣。老子之指，其在茲乎。

死而不亡者壽。

龜山楊氏有言：顏跖之天壽不

齊何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顏雖天而不亡者，猶在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晦菴論之曰：楊氏援老聃之言，非吾儒之所宜言也。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二先生之說，學者之所當辯也。

### 右第三十三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者周流無滯之意。可左右者，言其無所不可，舉左右以例其餘耳。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凡物之始生，必賴道而後生。道則皆供其求而未嘗辭拒。及物生而成，道之生育之功，至於成就也。道則不居其功而不名已有。始既生之，終復成之，其愛養萬物至矣。雖有德於物而終不為之主。凡人情勞則必怠，孰能知道備資始之勞而不辭，有功必自居，孰能知道

致成功之盛而不有，苟躬養之，必為之主，孰能如道極愛養之德而不私，此道之所以為大也。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夫道漠然無心，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殆可名於小矣。至於萬物歸之，然終委之而不與，又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聖人之心，猶夫道也，雖其德甚大，而終不自大，此其所以為大也。

右第三十四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執守也。大象，道也。不害，利也。聖人守道無為而天下自往歸之。天下既歸，聖人復能利之而使之安寧均平舒泰也。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

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既，盡也。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輒能使行者之留止，為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旨甘故也。迺若道者則言之而無味，視之而無見，聽之而

無聞，曾不如樂餌之可悅，然取而用之，則能及天下後世而無盡，區區樂餌之樂，不可同日而論矣。

右第三十五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歛，闔也。張，開也。固者，本然也。

之辭，微明，其理雖明而實隱微也。董思靖曰：必固云者，言物之將歛，必是本來已張，然後歛者隨之，此消息盈虛相因之理也。柔勝剛，弱勝強。物盛則衰，有如上文之所云者。則柔能勝剛，弱能勝強，明矣。魚不可脫於淵，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者，喻國之威武權勢之屬，示，觀也。猶春秋傳所云觀兵贖武也。剛強者，危亡之道也。柔弱，安存之道也。有國家者，豈可以強大而自恃乎。今夫魚能深潛則常活，不可躁動而脫於淵，不爾則為人所制而

苗害及之矣。譬國能守柔則常安，不可矜其威力以親示於天下，不爾則勢窮力屈，而國家不可保矣。

右第三十六章

程子嘗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卻入權詐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程子之言，豈可謂其不然，然學者務在求是而已，理苟未安，雖大儒之言，固未可盡執以為是也。竊謂此章首明物盛則衰之理，次言剛強之不如柔弱，末則因戒人之不可用剛也，豈誠權詐之術，而與二篇之言相反哉？夫仁義聖智，老子且猶病之，況權詐乎？按史記：陳平本治黃帝老子之術，及其封侯，嘗自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由是言之，謂老子為權數之學，是親犯其所禁，而復為書以教人，必不然矣。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常無為，然天下之物，莫非道之所為也。列子曰：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無不能也，即此意也。昔程子曰：老子曰無為，又曰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予觀老子之言，正與易合，而程子與一不與一，其論近於不平矣。其曰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此用其私心，未免有為者之弊，老子之意，本不如此，不知程子何據而言也。夫至人靜而無為，有不待言，至於動而應物，則又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是亦未始有為也。故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此至人之心，已世之私意小智之人，固有如程子之所訶，以之議老子之道，而語至人之心，殊不然矣。王侯若能

守萬物將自化

無為自化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作動也，鎮也。

者，歷定之，使不動也，承上言，民既化矣，及其久也，民之情志將動，而風俗將變，蓋或加美於質實，增多於易簡，而稍稍貴於名跡也，惟聖人復能辯之於早，防之於漸，於是鎮之以無名之樸，使民皆止於是，而免於末流之弊焉。夫無名之樸，亦云至矣，然使有欲之之心，是猶為有欲也，故亦必不欲，適為恬靜之至耳，人心無所欲，則自正，達之天下，而天下自正矣。

右第三十七章

按此章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他章亦曰：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二章之言，最為相類，蓋所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而後之為治者，借哉其莫之鑒也。竊嘗論之，自生民以來，訖于唐虞，說者推其年數，蓋三四萬歲云，民之初生，其俗固為草昧，要不過萬餘歲耳，其後二三萬歲之間，生民之道，固當久信，而容有致飭亨盡之患矣，今驗之詩書，而唐虞之質，可考也，由唐虞而上，風俗之厚，又可次第而推矣，蓋由在昔聖賢世出，其為治之跡，信有如老子之

所云者。故淳素之風。傳數萬歲而不絕。如古之無聖人。則上古之澤。勢豈能如是之悠久。而文巧之俗。豈俟周之衰而始病乎。自周之衰。至於近代。其間僅二千餘歲。而風俗之弊極矣。烏虜。古者越二三萬歲。而民風之美。曾不止息。後世越二千餘歲。而風俗輒已大敗。其故可知也。然後之爲治者。承歷代文勝之弊。曾不能改。顧益甚之。詩云。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此之謂也。

# 老子集解下卷

## 德經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上德者，知道之無所得，故不自德。此德之盛者，是以有德。下德者，未及無得之道，能不失德而已。此德之小者，是以無德。

上德無為而

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無以為，謂無所為而為之。有以為，謂有為為之。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上仁，熾然慈仁，汎愛衆利，然至誠惻怛，猶

無所為而為之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正直決斷，處物合宜，其心將以服人，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仍，就也。禮者，盛揖讓之容，繁登降之節，其為之也，視仁義為愈

甚矣。倡則必其應，施則責其報，一有不答，則起而相校，而忿爭之態作矣。蓋禮尚往來，故其弊必至於此。其視上義之有以為，尤可吝也。德言上下，自仁以降，言上而不言下，蓋不足言故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有至德而不自德者，道也。有德而不能無心者，德也。惟其有心，則淺薄之漸而道之賊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德雖有心，猶所渾厚，及德衰而有仁，則親愛之私益著矣。故曰失德而後仁。恩愷不足，以義服之，故曰

失仁而後義。義不能服，羈縻以禮，勉強於外，非心悅誠服之謂也。故曰失義而後禮。夫道四降而至於禮，迺德之最薄而不可復降者也。降則皆亂之道，而又有每下者焉，可勝歎哉。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

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禮未必無忠信，而迺忠信之薄也。非以為亂而迺亂之首也。夫忠信之心，苟極其盛，固自有不言而信者。若夫卑體貌以示其敬，善辭令以諭其誠，禮文雖多，而忠信之心，寔以微矣。故曰忠信之薄。禮之務施報，非太上貴

德之意也。施而不應，則攘臂而仍之。鄉之揖讓，適所以為爭鬪之階也。故曰亂之首。前識，猶言前知。前識未必非道，而迺道之華也。非以為愚而迺愚之始也。夫道之真，務養其神明，雖光耀天下而含章不發。若夫用其聰明，逆知治亂，豫言禍福，此可以驚世駭俗，而反之身



心無益也。故曰道之華，億度屢中，遂將狃之。役神於外，迺迷惑之本也。故曰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承上華薄而言，大丈夫猶言大人也。禮者，忠信之薄，前識者道之華，此中人之所守爾。若夫忠信之至，自然動物，大道之極，無知無欲，迺大丈夫之所從事也。

右第三十八章

程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竊謂老子此言，所以究道德之終始而著其厚薄之漸也。語其始，則一本而已，及其終也，去本淺遠而爲德，寔異矣。豈誠分而爲五而列

然不相合哉。且老子之言，本爲易見，其曰禮者，忠信之薄，謂之薄矣。不曰非忠信也。前識者道之華，謂之華矣。不曰非道也。是則老子之言，不爲不明。豈程子偶未之思乎。又議者咸曰：仁義禮法，聖人治天下之具也。老子之學，迺欲棄仁義，絕禮法，使其說行，天下惡得不亂乎。至於後世，士果有尙清談而廢實行，嗜放達而遺名教，天下化之，遂以大亂。如晉人者是已。其禍出於祖述老子之道故也。議者之云，旣不足以知老子之指，亦未能盡知晉人之弊也。晉謂晉人本非老子之學，其亂天下，蓋有故矣。夫老子之學，所以棄仁義，絕禮法，而豈徒哉。其棄仁義，將以宗道德也。其絕禮法，將以反忠信也。如晉人者，吾見其棄仁義矣。未見其宗道德也。吾見其絕禮法矣。未見其反忠信也。自太康之後，訖於江左之亡，士大抵務名高，溺宴安，急權利，好聲伎，其貪鄙偷薄極矣。若夫尙清談，嗜放達，猶其小者耳。晉室之亂，凡以此也。彼老子之書，初曷嘗有是哉。老子之言曰：大白若辱，務名高乎。強行有志，溺宴安乎。少私寡欲，急權利乎。不見可欲，好聲伎乎。若畏四鄰，嗜放達乎。多言數窮，尙清談乎。以此觀之，則晉人之行，其與老子之言，不啻若方圓黑白之相反矣。安在其祖述老子之道哉。嗚呼！老子之微言，未易言也。若其大較，則可得而知矣。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故去彼取此。今晉人者，不惟不能庶幾道德之意，跡其行事，蓋禮法之士所不屑爲者，豈不悖哉。是故去薄而取厚者，老子之指也。去薄而取其至薄者，晉人之行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

清明，故曰清。地體安靜，故曰寧。鬼神聰明，故曰靈。原泉不竭，故曰盈。侯

王在上，天下宗之而取正，故曰爲天下貞。五者之致，是皆一之爲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

氣

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壓。

壓音厭。○發動也。壓，仆也。天無以清，察上以清而言。天得一以清，無以清者，失其一也。將恐裂者，不能常清也。以下意並放此。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侯王之在天下，與庶民故等夷耳。庶民歸之，自匹夫而爲侯王，庶民

去之，自侯王而爲匹夫，是侯王之貴高，特以庶民之下賤爲基本也。侯王自稱曰孤，曰寡人，曰不穀，此數者皆窮民下賤之稱。侯王不取貴高之號，而以此自名者，不忘其本也。非乎者，是也。言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正是以賤爲本耳。吳幼清曰：先云賤爲本，下爲基，後但云賤爲本，省。

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瑒瑒如玉，落落如石。

數，上聲。○致義未詳，疑衍文也。瑒瑒，玉貌。落落，石貌。有衆材而後有與，與也。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瑒瑒如玉，落落如石也。蓋玉貴

無與也，譬猶有庶民而後有侯王，侯王者，庶民之總名也。苟一一而數之，蓋迺庶民合而後成侯王。若無庶民，豈復有侯王哉？與雖美矣，非衆材之小，不能自爲美也。侯王雖貴矣，非庶民之賤，不能自爲貴也。故爲侯王者，欲其貴而能賤，不欲瑒瑒如玉，落落如石也。蓋玉貴而石賤，局於一隅而不能屈伸變化者也。此與上節，但就高貴而言，而不復及得一者，蓋侯王之失其民者，由失一也。其失一者，大抵由恃其貴高而肆於民上故耳。老子詳言貴高之故，蓋戒之也。

### 右第三十九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反，復也。道之動，以復爲本。蓋不復則不可以動，必凝聚收斂而後能發揮之盛。故反者道之所以爲動也。道之用，以弱爲常。蓋不弱則不可以久，必沖和濡弱而後無亢盈之患。故弱者道之所以爲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首章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卽此義也。橫渠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學者以先入之言爲主，安知其有未然乎？凡古人名理之辭，多同實而異名，而後世師心之論，恆隨名

而生解，所謂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夫大易之寂感，與老子之有無，其實未始不同也。安在其爲不言乎？周子曰：靜無而動有，亦將謂濂溪爲陋乎？抑有無云者，其辭約，其道大，非知者莫能與知也。莊子曰：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又曰：親有者，今之君子，親無者，天地之友。學者有見於莊子之言，始可與言有無之說矣。

右第四十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夫道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惟上士聞之，則能動而行之，以其知之明。

而信之篤也。中士則疑之，蓋未能真知而篤信也。至於下士，直大笑之而已，然使其不笑，則道與下士之見同。何足以爲道乎？嚴君平曰：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

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德之至高者，必知雄守雌，反若卑下。德之至潔者，必和光同塵，反若汙辱。德之至廣大者，必不矜不伐，反若狹小而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夫道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惟上士聞之，則能動而行之，以其知之明。

味，進道若退，夷道若類。

類音類。○建言，古之立言也。類，絲節也。知道至於明徹，則黜其聰明，反若愚昧。行道至於進益，則損之又損，反若退卻。造道至於平易，則清而容物，不欲小宗，反若有窒礙而不均。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偷，苟且也。渝，變也。

也。建德者無爲，故若偷惰而不競。質真者去飾，故若渝變而不新。大方者不割，故無廉隅之可辯。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成，不若成也。

小而速成也。大音，衆音之本，反寂寞而無聲也。大象，衆象之宗，反杳冥而無形也。道者，衆名之祖，反隱匿而無名也。貸者，謂假予萬物也。且成者，又能成就之也。自明道若昧至此，皆建言也。可見道之深遠，實與常情相反。此上士聞之所以動行，中士所以致疑，而下士所以大笑也。王輔嗣曰：凡此諸善，皆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爲大象而大象無形，在音則爲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成而不見其成形。故隱而無名也。貸之非唯供其乏而已，一貸之則足以永終其德，故曰善貸，成之不加機匠之裁，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

右第四十一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有一；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萬物，和氣聚而生萬物。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

和。董思靖曰：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嚮暖，而沖氣運乎其間。吳幼清曰：萬物之生，以此沖氣。既生之後，亦必以此沖氣爲用，遇爲不失其所以生之本。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

而王公以為稱。嚴君平曰：微寡柔弱者，天地之所由興而萬物之所因生也。衆人之所惡而侯王之所以自名也。蘇子由曰：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損之則就其沖和，故益。益之則遠其沖和，故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梁亦強也。木質棟曰梁，亦取其堅強之意，不得其死，非正命而死也。教父，猶曰衆教之先。強梁者不得其死，當時之人雖皆以此為教，然不知其義，亦不以為最切也。老子以為為教父，蓋知其所以然故也。

### 右第四十二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馳騁，役使也。堅，猶剛強。不曰剛曰強，變文叶韻也。無間，無內也。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至柔為能役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而無有為能入之。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 右第四十三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多猶重也。世之人不知貴己賤物之道，而危身棄生以徇物。老子闕而教之曰：名之與身何者其親乎？何為外身而內名也？身之與貨何者其重乎？何為賤身而貴貨也？或得名貨而亡身，或得身而亡名貨，何者其病乎？何為得名貨而亡其身也。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承上言身與名貨得此必亡彼，未有兩存而無害者也。甚愛名者，汲汲於知名之事，其所費必大矣。多藏貨者，

汲汲於貨殖之事，其所喪必厚矣。嚴君平曰：聖人上原道德之意，下揆天地之心，崇高顯榮，吉祥盛德，深閔浩大，尊寵窮極，莫大乎生萬物，陳列奇怪珍寶，金玉珠璧，利深得巨，莫大乎身禍世之匠，亂國之工，絕逆天地，傷害我身，莫大乎名，生橋長溢，困民貧國，擾濁精神，使心多欲，叛天違道，爭為盜賊，天下不親，世多兵革，莫大乎貨，故得之與亡，或病或利，得名得貨，道德不居，神明不留，大命以招，天不能救，失名失貨，道德是祐，神明是助，名顯自然，富配天地，故細身大名，未可與論至道也，輕身重國，未可與圖利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蓋自得而無求者也，豈有無求而有辱乎？知止者懼，後進之有損，蓋知幾而固守者也，豈有知幾而至於危殆乎？之二者，迺可以全生，可以盡年之道也。

右第四十四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成而速毀，盈而速竭，由恃其盈成而不知持之以道也。大成必守之以缺，故躁動則陽生，故勝寒，靜處則陰生，故勝熱。清靜無為也，為天下正，猶言侯王得一以

能不毀而常成，大盈必守之以沖，故能不竭而常盈。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意並如上，但省文耳。為天下貞，謂為天下法也，聖人之德，至無為而極，故可以為天下正。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右第四十五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卻走馬，言寢兵也。戎馬生於郊，言兵久不歸也。天下有道，諸侯各守其國，不相侵伐，故退卻走馬而無所用，惟盡力於田畝而已。天下無道，列國兼

井，兵連禍結而不得解，故戎馬不歸育於國中而至生於郊外也。

罪莫大於可欲。

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故凡物之可欲者，迺罪戾之本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無厭之心，禍之府也。韓非曰：人

無毛羽，不衣則不能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

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食得者必不免於凶咎。大者禍天下，殃後世。其次殺其身，亡其家。然此特凡人之患耳。而爲道者，尤不可不慎也。凡非眞性，皆外物也。外物本不屬己。夫焉得而有之？故欲得者，適自喪而無必及之。侯王而爲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人皆有至足者，能知自足之足，則無所不足。惟不知此，是以欲得而不知足也。

### 右第四十六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之情，不異吾之情也。天地之道，不異吾之道也。故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窺牖，可以見天道。遠者對

近之稱，少者對多之稱。本在於內，乃至近也。索之於外，故彌遠也。知一操約，無不通也。博物多知，殊有限也。由其求愈遠而愈不近，所以知愈多而愈少也。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通一而萬事畢。吳幼清曰：不待行出而已，如徧至其處，故能悉知天下之事。不待窺見此物而能名其理，故不窺牖而見天道也。惟其不行而至，不見而名，故不待有所作爲而事無不成也。

### 右第四十七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爲學者貴博，故多聞多見，務日有所益。爲道者貴約，故去健羨，黜聰明，務日有所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損也者，損私心而反無爲也。然人之私心甚多，雖日損之，未能盡也。故必損之又損，然後私心漸盡。以至於無爲也。至於無爲，則同乎道矣。內而聖，外而王，天下之事，皆其度內耳。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無事即無爲也。取天下常以無事，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 右第四十八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聖人本無心其有心也。以百姓心為心而已。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

者吾亦信之德信矣。承上言聖人以百姓之心為心然人有善不善信不信之不同而聖人者復能視之如一也。蓋聖人之所存者。純乎善信而已矣。未嘗有不善不信也。其施於人一皆以善而懷之以信而待之。未嘗以人之善否信謬遂亦

二三其德也。蓋其為德所謂至善至信矣。若遇人則不善不信吾亦懷斯心以應之。是眾人淺薄之事。君子且莫肯為。況聖人乎。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

聖人皆孩之。慄音帖。渾上聲。○慄慄安靜也。渾其心謂於善否信謬同以善信待之不分別也。聖人之為此不惟躬自厚而已。亦將以至仁至誠之道而感化天下也。故曰為天下渾其心。然百姓見聖人之不分別也不測其故皆大異之故注其耳目觀聽

聖人之所為。聖人則皆孩之。知其無知若孩童耳。孩童之見不喻大人之事。猶百姓之知不測聖人之道也。

右第四十九章

出生入死。生死者相對之物也。有生則有死矣。故人一出於生則即入於死。古人有言。凡人惟欲斷死不知斷生亦猶老子之言是也。此性命精微之理。學者宜致思焉。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在

生而稍久淹者。生之徒也。傷其生而遠天折者。死之徒也。世俗之悠悠者。舉不越斯二者之間矣。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此世俗之中貪生而不知

道者也。之適也。動輒也。生生者。求生其生也。人之貪生者。本欲適生。然輒適於死地者。是何趨福而反得禍也。蓋以其自私自利。過於求生其生。而不知更近於死也。列子有曰。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亦此謂也。夫悠悠生死之徒。既汨沒於變化之域。而有意於

久生者。亦終莫逃於死地。所以然者。由未聞出生入死之說耳。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

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攝持也。上言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是十分之中。總為九矣。九之外有一。則善攝生者是也。所處也。無死地者。由無生也。由無生。斯無死地。

矣。由無死地，斯物莫之能傷矣。夫至人者，明乎無我，反乎無朕，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上與造物者游，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人但知其無死，不知其本無生也。苟非其人，私計身心，妄生念慮，內則有疾走之跡，外則來猛虎之患矣。

右第五十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畜，許六反，下同。○道生之，虛無杳冥，物之祖也。德畜之，太和氤氳，物之母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先而言。物形之，聚而成物，形可見也。勢成之，物既形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後而言。別而言之，有此四者之異，然物形之勢成之，亦皆道德之所為爾。管子曰：虛無無形之謂道，化育萬物之謂德。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萬物自生至成，莫不本於道德，是以同尊之貴之，蓋其本在此故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物無生而貴者，如天子之尊貴，必命於天，諸侯之尊貴，必命於天子。惟道德之尊貴，無有命者，而本自尊貴，可見道德之尊而無上也。

夫道生之畜之，

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長並上聲。○極言道之曲成萬物之功，有如此者，然雖生之而不自私，雖為之

而不自恃，雖君長之而任其自然，未嘗宰制，此其為德，非人之所能測矣。

右第五十一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天下之事，不自始也。蓋有始者為之母，天下之事，適從此出，皆其子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復，扶又反，下同。○天下之事，畢陳於前，智有不知，則疑難未亡也。或有知其髣髴者，固非能得其母也。視不知者，豈相遠哉。惟得母以知子者，斯能無所不知矣。然得其母者，豈徒欲知其子，正欲復守其母也。使知子而不守其母，則舍本趨末，終亦多方喪生耳。知雖落天地，辯雖彫萬物，能雖窮海內，不足貴也。沒身不殆，夫守其母者，固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也。○落格通。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敝。

易曰：兌為口，塞其兌，使內者不



出也。閉其門，使外者不入也。如是則澹然無為，何勞之有？若開其兌而濟其事，由是動之死地，而終身不可救也。

為強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通為斯須之用，以退藏為異常之本，則於內外動靜之理，得之矣。襲重也。此日用之常而復有常道存焉，故曰襲常。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事著而見，其智不能知微也。此見小之所以為明。乎物壯而不變，其力不能常勝也。此守柔之所以。光者，明之發，心之感通之用也。明者，光之本，心之知覺之體也。心體不能不發於用，願用之太過而不知復反於本，縱其情而害其性，是自遺其身殃也。以感

右第五十二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介然，小也。列子曰：介然之有，施張大也。老子自言：使我少有知識，行於大道，惟以誇張為畏也。後世之俗，大抵習於夸詐，故老子自謙之甚，以深警之。

大道甚

夷而民好徑。

好，去聲。○徑者，小路。與大道相反，言大道甚坦。夷，民反，倍之。而好由小徑，如下文之所云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除，潔好也。盛修宮室以為觀美，然不務本而無畜積，故田甚蕪而倉甚虛。服

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奉養侈麗也。財貨有餘，衆井不均也。彼不足，故此有餘矣。盜誇者，取非其有，更誇張也。聖人之道，卑宮室，惡衣服，菲飲

食，務農重穀，利必均布，貧富不相瀾，今皆反之，故曰非道。

右第五十三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吳幼清曰：植一木於平地之上，必有拔而偃仆之時。善建者則永不拔，持一物於兩手之中，必有脫而離去之日。善抱者則永不脫。愚謂此二言者，以喻樹德深而

守道固也。子孫祭祀不輟，言德盛而流澤遠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

德乃普

修之身以善建善抱之道修之身也修之家以下並同真真實也餘優餘也長加遠也豐盛大也普周徧也吳幼清曰邦諸本作國按詩序用之邦國焉之下孔穎達疏老子云修之邦其德乃豐蓋漢避諱改作國唐初聚書最盛猶有未避諱以前舊本

今按韓非解老正作修之邦下文以國觀國亦作以邦觀邦云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

衆人之理即一人之理也故以吾之身可以觀衆人

之身有道於此吾修之身而其德乃真譬之他人夫豈異乎下四句之義並同以天下觀天下謂以今之天下觀後之天下也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天下無二道也聖人知天下以此道知之爾

### 右第五十四章

朱子曰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愚謂楊氏爲我蓋學老子之道而得其一偏者也考諸老子之書如此章所云豈徒爲我而已邪至於他章所謂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愛養萬物而不爲主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如此類者不可勝舉由是觀之楊氏之學不盡合於老子明矣昔人謂孟子不排老子其言殆未可弗不然孟子何以舍其師而攻其弟子哉學者知孟子不排老子庶幾知老子之道未可輕議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螫音釋攫厥縛反搏音搏○舍懷也比類也赤子始生兒也吳幼清曰毒蟲蜂蠶之屬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屬以爪足擊按曰

攫攫鳥攫擊之屬以掌距擊觸曰搏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噉和之至也

峻子雖反號平聲嗑

音益噉所嫁反○峻赤子陰也號嗷也嗑咽也噉聲嘶也蘇子由曰無執而自固無欲而自作是知精有餘而非心也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噉故知心不動則氣和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物不至者則不知和者可以長久故謂

之常知常者是爲知道故謂之明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祥妖孽也生本自然惟委之以無爲可也益生者以人而助天是爲妖孽而禍其生矣氣本沖和惟守之以柔弱可也心使氣者以心而動氣是遇剛強而暴其氣矣

物

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承上心使氣曰強而言解見上篇

### 右第五十五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隱無名，知道者默而識之。爾榮華其言，蓋不知道者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承知者而

言玄同者，大同於物，深不可議也。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

貴。望之崇深，不可得而親，飲人以和，又不可得而疏也。少私寡欲，不可得而利，含德之厚，又不可得而害也。不羨寵榮，不可得而貴，不嫌卑辱，又不可得而賤也。此至德之事故為天下貴。

右第五十六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為治有體，故治國以正法，兵事欲敵人不可測，故用兵以奇謀。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故取天下者必以無事。上二句特發端，以況下句耳。吾何以知天下

之然哉。設問以起下文。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禁罔疏闊，天下安有忌諱哉。忌諱多則民觸法抵禁，失職者衆，故彌貧也。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昏，亂也。人皆敦本業而用之，其多利器，是交務於利也。故國家之亂滋甚矣。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民誠素樸，豈有作淫巧者哉。由民多技巧，故多奇袤無益之物，皆亂天下之具耳。復引聖人之言以證之也。聖人無為，固有不言之教。

而百姓自化矣。好去聲。○聖人好靜，民亦無為，無為則自正矣。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

我無欲而民自樸。上多事，民必廢其私業，能無欲乎。故上無事而民自富。

欲而民自樸，韓非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

右第五十七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闕音門。○悶悶察察，解見上。○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也。極終也。禍

兮福所倚，指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而言。福兮禍所伏，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而言。此二者或始若為禍，孰知其終為福。或始若為福，孰知其終為禍。

久。復反也。奇，表也。承上言禍乃為福，而福乃為禍，將禍福其無正邪。良由在人正者反以為奇，善者反以為妖。是人之顛倒錯亂，不知禍福之正，非謂福本無正也。自聖王既沒，後之為政者大抵以道化為迂闊而甘心於刑名饒薄之術矣。民之迷，其日固久，豈不信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劓，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劓，姑衛反。○廉，稜也。劓，割也。皆謂芒利傷物也。聖人之治，雖至公至明而不失含宏寬厚之體，不爾則剋核太甚，而流於察察之弊矣。

右第五十八章 昔司馬遷作老莊申韓列傳，其言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

深遠矣。後之學者，詛遷之書不詳，乃以為申韓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其亦誤矣。夫遷所謂皆原於道德之意者，此統論三子而云爾。其曰慘礪少恩，則專言韓非之弊，非謂亦原於道德之意也。至宋蘇子瞻又傳會而為之說曰：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而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張文潛亦曰：無情之至，至於無親，此刑名之所以用也。考享朱子頗以二子之言為然。且曰：太史公將老子與申韓同傳，不是強安排。源流實是如此。噫，彼二

子文士之言，特言之成理，則不願是非之實。蓋無足議。獨朱子此言，苟非一時未定之論，殆亦考之不審矣。古者刑名之學，雖有宗於黃老者，然不過假其一二言之近似，若其大體之駁，豈真出於黃老哉。且申韓殺人以行法，而老子有代大匠斲之喻。申韓挾數以御

下，而老子有以智治國之戒。安有道不同如是，而謂其源流之同哉。然則朱子之言，意者以蘇張而誤。若蘇張之誤，則實遷啓之也。予嘗謂後世知尊老子者，如遷蓋寡。要亦知老子之淺者耳。如曰皆原於道德之意，斯言亦不能無失。若夫以申韓同傳，則又失之大者。

予觀申韓之術，其貴名實，務勢理，雖略放於道家因應之說，迺其實則苛察纖縵。正老子所謂察察之政，以此言之，固不可以為原於道德之意。至若二子之行事，曾不得與老聃之役齒，豈可取其一節之或似，而猥使之同傳哉。自遷創此論，或者因傳會其說，使老子

負謗於後世，邐不得辭其責矣。○微音核。

老子集解 下卷

三七

治人事天莫如嗇。嗇，儉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治人之嗇也。郊用特牲，埽地而祭，器用陶匏，席用橐稊，事天之嗇也。夫治人事天皆莫如嗇，則嗇之為道無所不宜矣。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

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早服猶言先事，凡儉嗇者，未有不足之患而豫為不足之計，故曰早服。早服則積累之日久，故

重積德，克勝也。重積德則人給家足，故無所不克。其國未可量也，故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能長保其社稷，故可以有國。韓非曰：衆人之用神也，操操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

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早服。又曰：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也。○離如字。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根抵

也。有國之母，謂嗇也。可以有國，其本由於嗇，故謂之有國之母。上一節言嗇之可以治國，此一節言嗇之可以養生。

右第五十九章

朱子曰：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他底意思只要收斂，不要放出。又曰：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如某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側，雖欲修養，亦何能有益邪？今年得蔡季通書，說近來深曉養生之理，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功，豈謂朱子之言所謂得之而不盡者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小鮮，小魚也。烹小鮮者，不敢撓動，恐其糜爛。聖人之治大國，當如是也。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莅，臨也。鬼謂鬼神，神謂靈爽。聖人以道化天下，民無不善，鬼無明威，故其鬼不神。非

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裂解其鬼不神也。鬼實有神，以其神不傷人，故若不神耳。列子曰：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士無札傷，人無天

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意亦若此。聖人不傷人，清靜不擾，是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鬼神聖人兩不傷人，則道德之美，咸聚於當世。如董子所謂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也。

右第六十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下流為下，並上聲。以下或下，並去聲。○下流，江海也。交，會也。言大國之道擬之於物，如彼下流，及天下之牝也。蓋

下流者處於衆水之下，然以其卑下，故天下之水皆歸之，是以為天下之會也。牝之為物，不強於牡，然牝者常以其柔靜，故勝牡，由以靜為牡之下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

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以大國下小國，則小國附之，以小國下大國，則大國納之，以取謂取人而取謂取於人。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

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

大國欲兼畜人，今下小國而小國附之，小國欲入事人，今下大國而大國納之，是兩者各得其所，欲也。然小國之欲止於事人，而大國之欲在兼畜人，事人者此國無禮

則改事彼國，兼畜人者失一小國則非兼畜矣，故大者尤宜為下也。王輔嗣曰：小國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修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大者宜為下也。

右第六十一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奧猶尊也。室內西南隅曰奧，古者為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保者依之而求安也。善人得此道猶懷寶於身，則

能無所往而不利，不善人始失此道，及其懼禍以圖存，然後保守於道，亦能轉禍而為福，言道之在天下，善與不善皆聚其利，所以為萬物之奧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行，去聲。○申言善人之事，吳幼清曰：嘉言可愛，

如美物之可寶，卓行可宗，高出衆人之上。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

申言不善人也。人有不善，改則善矣，故人之不善不可遺以為不善而棄之也。古之立天子置三公，正所以教化不善之人，豈

可反棄之邪。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拱壁，合拱之壁，駟馬，一乘之馬。古者進物必有以先之，駟馬陳於外，而執拱壁以將命，故曰拱壁以先駟馬，坐，跪也。獻人以拱壁駟馬，此世之所謂至貴者，然不如

以此道與人言道之貴。雖物之貴者弗如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夫求者恆難得。有罪者恆難免。故雖王公之貴。晉楚之富。固未能遂其所求。免其有罪也。惟此道以求所欲則必得。以免有罪則必免。豈非天下之至貴邪。此古之人所以貴夫此道也。

右第六十二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為無為者。一言已盡矣。事無事。味無味。皆為無為之事也。引而伸之。文辭之體耳。譬為之說曰。夫無為則非為也。而曰為無為者何哉。原夫老子以後世之好有為而反喪其自然也。於是教之以無為。其曰為者。政所以為夫無為耳。既為無為。豈復有一毫之作為哉。然則從事於道者。固不可執乎為而背乎無為也。夫心愈為則心愈亂。國愈為則國愈擾。德愈為則德愈不真。道愈為則道愈不大。為之之害。蓋無往而不可。惟易之以無為。則夫數者之理。各反於自然。斯可以坐而得之矣。昔殿君平有言。譬夫萬物之託君也。猶神明之居身而井水之在庭也。水不可以有為清也。神不可以思慮寧也。至哉言乎。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司馬溫公曰。視小若大。視少若多。犯而不校。圖難於

其易。為大於其細。以上皆言有道者之行。下文皆申言此二句之意。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作起也。凡難事非遽難也。蓋起於易而積漸以至於難。故圖難者必於其易。無以易而慢之。使將來之事不可為也。大事非遽大也。蓋起於細。而積漸以至於大。故為大者必於其細。無以細而少之。使遠大之功莫能成也。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聖人未嘗為大。惟積累細微。故能馴至於大也。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以言許人曰諾。輕易諾人。其終難於踐言。則寡信矣。舉此一事。以況多易必多難也。

右第六十三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此言圖難於其易。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

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此言為大於其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無為之理。為之執之皆妄也。故為者敗而不可成。執者失而不可得。因而無為。故無成與虧。委而無執。故無得與喪。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幾。平聲。○幾。近也。常人見

事之將成。而慢易之心生焉。則常轉而為敗矣。慎其終。如慎其始。斯能底於成。而無敗事也。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

之自然。而不敢為。復。反也。聖人欲不欲者。無欲以為欲也。難得之貨。則棄之而不貴。學不學者。無學以為學也。衆人之所過。則反之而不為。夫難得之貨。非性命也。固外物也。衆人貪其所無用。而蔽精神以求之。賤已貴物。惑之甚矣。聖人但貴無

欲而不貴彼也。萬物各有自然之理。衆人不因其真而妄加作為。以害之。背醇樸而事智巧。舍易簡而之繁難。斯已過矣。聖人務反衆人之所過。惟輔相萬物之自然而不敢有所作為也。

### 右第六十四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智慧者。偽薄之源也。古之善為治者。非以明民。開其智慧。固將愚之。使之醇樸耳。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民之愚也。質樸之性。尚未失。故教化

為易施。誠信之心。尚未變。故禁令為易從。及其智多。則淳樸盡。而巧詐滋。欲訓道而整齊之。蓋甚難矣。古人不明民而愚之者。為此故耳。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賊。害也。用智治國。則民化

而為智。造偽飾詐。是國之害也。不用智治國。則民化而為樸。黎民醇厚。是國之福也。王輔嗣曰。民之難治。以其多智。當令無知無欲。而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偽。民知其防。隨而避之。思惟密巧。姦偽益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知此兩者

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楷。模。式。法也。衆人之言為國也。以為用智則治。不用智則亂。此未知擇術。未可以治人也。

故能知兩者利害之實。亦足以為天下之楷式矣。衆人之治。貴用智。而聖人之治。貴不用智。是謂玄德之深遠。而與物相反也。順治也。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夫惟不用智。然後至於大治矣。



右第六十五章

濂溪先生拙賦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佚；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微。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周子之意與此章之指相近。故朱子謂其言似莊老云。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王之為言，天下所歸往也。天下之谷，皆歸往於江海，故江海為百谷王。然所以能致此者，以其處於百谷之下，為能善下百谷

耳。

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

吳幼清曰：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人而為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是以處上而民不

重，處前而民不害。

人性陵上者也。由聖人能下人後人，是以雖處人上人，欣戴之，不以為重。雖處人前人悅隨之，而無傷害之心。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推，奉也。處上而人重，處前而人害，則人雖推而不樂

樂而必厭矣。由不重不害，是以天下樂推奉之而終不厭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下人後人，是不爭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是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右第六十六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不肖，謂無所象類。此猶達巷黨人言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之意。蓋美其大而病其似不肖也。

然不知惟大，故似不肖。若肖於物，則是亦一物而已。何足以為大。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慈者愛物而不忍傷之也。不敢為天下先，處於衆人

之後也。

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

長舍並上聲。○慈故能勇。

猶言仁者無敵，儉故能廣，節用則有餘也。不敢為天下先，則天下皆推先之，故其成器為天下之長也。今謂當時之人，且又也，非慈非儉非後，此危道也。況復重之以惡，鮮不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

以慈衛之。

衛，讀也。慈為三寶之首，特覆言之，以慈保民，民皆親之如父母，故戰必勝而守必固。言慈為人之所助也。慈者不傷物，其德能動天也。天將救其危殆，亦以慈衛之，不使敵人傷之。言慈為天之所助也。

右第六十七章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

士，吳氏以為古者車戰為士是也。善為士者尚德不尚勇，善戰者恬澹為上不忿怒也。先言二者以起下文耳。

善勝敵者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敵人自服。若夫興師動衆，角智力而僅勝之，兵之末也。用人而不為之下，則其力不為用。善用人者能為人下，然後得人之樞心，而天下皆樂為之用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

謂配天古之極。

不爭之德，應善勝敵而言。用人之力，應善用人而言。不爭之德，不以兵車而天下服。用人之力，不分聰明而天下治。天之道，不爭而勝，無為而成。聖人德合於天，故曰配天。此上古極致之道，故曰古之極。

右第六十八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是言。老子善其言而稱之。吳幼清曰：為主，礙兵端以伐人為客，不得已而應敵，不敢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不為兵首。

但為應兵，雖為應兵而亦不欲合戰，不敢少進求與敵遇，寧遠退以避敵也。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行，上如字，下音杭。○無行，無行列也。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此老子贊美古語之辭。謂用兵者果能

如是，則雖用兵，猶不用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幾，平聲。○哀，即慈也。蘇子由曰：聖人以慈為寶，輕敵則好戰，好戰則樂殺人，所以幾喪吾寶也。故兩敵舉

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閑殺傷之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已。

右第六十九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凡老子之言，固易知而易行，然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蓋不明道德之意也。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

不我知。

此言莫能知莫能行之故。言有宗事有君。謂道德也。凡老子之言。非無稽而言也。蓋原本道德。以此揆天下之故。以此明得失。然否之辯。以此著禍福成敗之應。則道德者。乃其言之宗事之君也。故人必知夫道德。然後知其言之所以然。庶幾其能行之矣。

由無知於此。是以其言。雖易知而終莫能知也。

知也。王輔嗣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惟知我之言者寡。是其言之高妙。迺足貴也。若使我之言。夫人而能知之。則亦不足貴矣。被褐懷玉。喻人莫能

我益希。我亦無匹。

右第七十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知而無知者。性之本也。物至知知者。性之動也。眩於物交之知而不察。真知之無知。世之通蔽也。故知道者。能復反於不知。斯為上矣。上篇所謂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卽此意也。不知道者。方且執妄知以為知。妄知在

心。斯為病矣。莊子曰。知謂無為。謂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以之言。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者。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慮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應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妄知者。性之病也。知妄知為。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唉音哀。病而病之。斯無妄知之病矣。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知不知者。正聖人之事也。聖人無妄知之病。由其以妄知之病為病。故妄知之病去矣。

右第七十一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威可畏者。謂疾病災禍之屬。大威。大可畏者。謂死亡也。言民平日不知畏其可畏。而觸情縱欲。以為無傷。由是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而大可畏者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

所生。無毋適。禁止辭。所居或高或下。然皆足以自適。不可狹小之。而若不容。所生或厚或薄。然皆足以自樂。不可厭惡之。而若不屑。老子言此。特以寤夫世之齊民。使之安貧委命。而肆志於天地之間也。況於王公卿士。稟賦優而居處崇者。可無戒谿壑之欲乎。

夫惟不厭。是以不厭。不言不狹。省文也。衆人厭其所生。而乾沒不已。於是求利而得害。求安而得危。鄉者本非可厭。至此迺可厭也。惟不厭者。知足不求。而終無危殆之患。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

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見賢偏反。○生本有定分。衆人不知命。故厭之。惟聖人自知其生。順受天命。不自銜鬻。而有慕外之念。居本有餘裕。衆人不安土。故狹之。惟聖人自愛其居。不擇地而安之。不自尊大。而有出位之思。去彼取此。謂去衆人之狹。而取此止足之道也。

彼取此。謂去衆人之狹。而取此止足之道也。

### 右第七十二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惡。去聲。○殺猶死也。兩者謂敢與不敢。利謂活。

害謂殺。天道好善惡不善。勇於敢者。遇天之所惡。故有害而無利。而民之迷。無有知其故者。其惟聖人能知天意。故於事且猶難之。而不敢也。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縶

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縶音圍。○縶。緩也。謀。計算也。天道不與人爭。而與人自勝。無有言語。而其應如響。不待速召而自來。格其心。舒緩而實善謀。世之禁網雖密。然人多幸免者。惟天網恢恢。大有若疏而不密。

而為惡之人。無有能逃也。

### 右第七十三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為政而任刑者。欲以死懼民而已。曾不知惡民之不畏死也。以其所不畏而懼之。其事甚不德。而其術亦甚疏矣。本朝太祖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日

試覽羣書，有道德經一冊，見其文淺而意奧，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繇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於戲！我太祖蓋天縱大聖人者，故聰明睿智，知言之奧，如此，其聰明作元后，太祖之謂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老子之謂矣。

也。言者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民孰敢為奇邪。以取執戮哉。今執戮不已，而為惡者不變，則民之不畏死亦明矣。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

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斲音卓。○上言殺人之無益，此言殺人之有禍。吳幼清曰：司殺者天也，唯天為能殺人。嗟！大匠為能斲木，人欲代天殺人，猶代匠斲木也。代斲者手必多傷，以替代殺者身必多害也。林希逸曰：此章因當時嗜殺，故有此言。

右第七十四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稅，租也。取民多，故民食不足。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上有為則國多事，國多事則姦邪生，此其所以難治也。

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賢，愈也。生生之厚者，役志多則勞生而害和平，用物宏則營利而忘禍敗，此其所以輕死也。無

以生為者，所謂外其身而身存，其賢於貴生者遠矣。

右第七十五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脆，稜也。徒，類也。人生則柔，死則堅。

弱可以屈伸，和氣之使然也。死則強直，和氣去之矣。草木之生死亦然。以此見堅強者乃死之類，柔弱者乃生之類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共，拱通。荷，共拱通。

子曰：強自取柱，兵強者則敗，亡常爲弱小之所乘。木強者則支，柱常爲衆木之所壓。嚴君平曰：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強人不得爲王，強木不得處上。○挂音主。

### 右第七十六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高者抑之四句，言弓人爲弓，調適弓幹使之相稱也。

天之道，損有餘

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

天道均平而已，故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逆天而不平，惟有道者明於天

道，迺能推已之有餘以奉天下。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邪？

見賢徧反。○古之人其才過人者，則思以其才而濟物，未嘗挾以自大也，故役其賢智以養人，後人之賢智者

則自計其有以躬享伏樂爲適然，故役乎愚不肖者以養己。聖人爲而不恃，若無能者，功成而不居，若無功者，正不欲自見其賢也。此非聖人以私意而過爲謙，天道當如是爾。

### 右第七十七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凡物之柔弱者，莫過於水，然以之攻於堅強，而堅強者皆受其攻而莫之能勝，則天下之物能攻堅強者，亦無物可以易

也。水也。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

王。正言若反。

天下亦皆知柔弱之益，而終莫能行柔弱之事，蓋以剛強爲榮，而以柔弱爲可恥也，故復引聖人之言以告之，垢，恥也，垢恥不祥，衆人所不能受也，樂受之而不校，惟柔弱者能之，以其柔弱而制天下之剛強，故能保社稷而有天下也，傳

曰國君舍垢。天之道也。如句踐入宦於吳而越卒以霸。呂后不報燭書之辱而匈奴和親。即其效也。正言者反者。世俗之言。但謂受辱者為庸人。今聖人之言。遇如此。聖人之正言。非真若反也。由世俗之情觀之。則若反耳。

右第七十八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和謂和解。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和難亦有券契。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民之約次之。鄭玄註曰。民約謂仇讎。既和是也。凡民相與為仇讎。既諧和則不得相讎。違約而

疑者。司約治之。竊意當時和難之事。初則官府掌之。其後久而成俗。不專聽於有司矣。難即怨也。無怨安用和。故和大怨者必有餘怨。有餘怨則猶有報復讎害之心。此特衰世之道。非犯而不校之意也。何足以為善乎。蘇子由曰。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安也。○調平聲。難去聲。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左契所以與。右契所以取。周禮小宰聽取予以書契。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駢

國策曰。操右契而為公。貴德於秦魏之王。史記曰。事成操右券以資。蓋左契待合而與之。右契所以資取也。責謂責取。言聖人惟施與於人而不責取其報。已有德於人而忘之。則人有怨於已而忘之。從可知矣。○予與通。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徹謂徹法。以公田與民而什一取之。視執左契者異矣。有德司契。但與人而不取於人。無德司徹。雖與人而必取於人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善人但與人而不取於人。雖不取於人而天常與之也。

右第七十九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使有什伯之器。謂一國之民。但共有什伯之器。言至少也。器至少而猶不用。民皆無事也。樂其生。故重死。安其居。故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復。扶又反。○民淳事簡。復還上古之俗也。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

其俗。甘其食。以其食為甘也。下三句意放此。言民自足而不外慕也。司馬溫公曰。雖疏惡隘陋。自以為甘美安樂。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望。平聲。○相望。相聞。言其

至近，不相往來，無求故也。蘇子由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以賦焉，而不可得爾。

### 右第八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信言不美，言之實者不假虛飾也。善者不辯，善其事者不事口辯也。知者不博，知其要者不務多識也。

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積，藏也。聖人以其道而爲人，以其利而與人，雖施及天下，與後世，而其道愈有而無盡，其利愈多而不減也。

天之道，利而不

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天道育萬物，有利而無害，聖人道濟天下，功成而不居，此與上文無積，雖分而言之如此，然天即聖人，聖人即天，三者之德，未始不同也。抑此三者，推其極致，非天與聖人莫能盡，即其切近，則人皆可以與能也。

此固老子爲卷之大指，是以二篇之中，蓋屢伸之，至於卒章而復以是終焉，烏摩深哉。

### 右第八十一章

老子書，舊分八十一章，或謂出河上公，或以爲劉向所定著，然皆無所考，大抵其由來遠矣。故諸家注本多從之。王輔嗣司馬公本雖不分章，迺其注意實與分章者相合，獨嚴君平分爲七十二章，吳幼清分爲六十八章，予親

八十一章，其文辭之首尾段次之離合，皆有意義。嚴吳所分，蓋不逮也，要之八十一章者近之矣。



# 老子考異

明 薛 蕙君采著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傳曰。疑以傳疑。古者於載籍有疑闕則因之。懼寢失真也。自漢以下。注老子者甚衆。其書亡者蓋什八九。存者數十家爾。予家所藏僅十餘本。校其文字。多有同異。今集解內頗擇其近是者而從之。願己意所安。未必盡是。或不若諸本之善也。故並錄附篇末。以備參考。若予所未見而不及盡載者。好古君子當別求之。諸本云。

## 第二章

萬物作而不辭作下一  
有焉字。

## 第三章

聖人之治一無之  
治二字。爲無爲則無不治矣一無  
矣字。

## 第四章

或不盈或下一  
有似字。

老子集解 考異

第七章

故能長久久一作生。

第八章

故幾於道矣一無矣字。

第九章

功成名遂身退名一作事。一無成名二字。

第十章

能無離乎一無乎字。下五句並同。 生之畜之一無此二句。

第十三章

是謂寵辱若驚一無此句。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一無二考字。可以一並作若可。一並作若可以。

第十四章

繩繩不可名繩下一  
有兮字。

第十五章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一無二兮字。儼若客，渙若冰將釋。一作儼兮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安以久之。久一作動，一作安以久動之。故能敵

不新成。故一作是以，一作是以能敵復成。

第十六章

各歸其根。各有一復字。

第十七章

其次親之譽之。親之一作親而。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一無下其次二字。信不足，有不信。信不上一有故字，足下一有焉字。猶兮其貴言。一無兮字。百姓

皆曰我自然。一無皆字，曰一作謂。

第十八章

六親不和，有孝慈。慈一作子。

第二十章

如春登臺一春字在登下乘乘兮若無所歸乘乘一作儻儻沌沌兮一作純純我獨若昏若昏一作昏昏忽若晦寂若無所止晦一作海一作忽兮其若晦飄兮似

無所止一作潛兮其若海隱兮若無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下有一於字一作而貴求食於母

第二十一章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三其字上一並無兮字一無三其字句末並有兮字

第二十三章

飄風不終朝飄上一有故字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者下一重出道者二字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

者失亦得之一三亦字下並有樂字

第二十四章

其於道也於一在

第二十五章

強為之名曰大一作強名之曰大而王居其一焉一無而字一作而王處一焉

第二十六章

奈何萬乘之主一作根，輕則失臣一作本。

第二十七章

善計不用籌策計一作數。

第二十九章

故物或行或隨故一作凡。

第三十章

善者果而已善上一有故字，不敢以取強強下一有焉字，果而勿強一作是果而勿強，一作是謂果而勿強。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一無之，器二字，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而美一作若美，一無而字，一無也字，一作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不可得

志於天下矣可下一有以字，一無矣字，偏將軍處左偏上一有是以字，言以喪禮處之一作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

第三十二章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一無樸雖小一句，不敢臣一作莫能臣也，萬物將自賓萬物一作天下，民莫之令而自均民一作人，猶川谷之與江海與一作於。

第三十四章

功成不名有一無此句一作愛養萬物而不為主愛養一作萬物歸焉而不為主焉一作之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

能成其大一作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一作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第三十六章

柔勝剛弱勝強柔弱下一並有之字

第三十七章

不欲以靜不欲一作無欲天下將自正正一作定

第三十八章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一作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

第三十九章

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盈下一有萬物得一其致之一也一無一也二字谷無以盈將恐竭侯王無以為

貞而貴高將恐蹙場下一有萬物無以生將恐蹙二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謂一作稱故致數與無與致與無與一作數車無車一作數譽無譽

一作故至矣  
無譽無致字

第四十章

天下之物生於有之一  
作萬

第四十一章

夷道若類類一  
作類

第四十二章

或益之而損一無我亦教之一作亦我教之一  
或字作亦我教之

第四十三章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一無吾字益  
下一有也字

第四十六章

卻走馬以糞糞下一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一無罪莫大於可欲一句一禍莫  
有車字大於不知足在咎莫大於欲得下故知足

之足常足矣一無之足二  
字一無矣字

第四十七章

不行而至至一作知。

第四十八章

損之又損一作損之又損之。取天下常以無事取上一有故字。常上一有者字。

第四十九章

德善矣德一作得。一無矣字。德信矣德一作得。一無矣字。惻惻為天下渾其心惻惻下一有焉字。一作飲飲。

第五十章

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一無亦字。

第五十一章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一無夫字。命一作爵。成之熟之一作享之。毒之。

第五十二章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得一。自。



第五十三章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而民一作民甚財貨有餘財貨一作資財是謂盜誇非道哉盜誇下一重出盜誇二字道下一有也字

第五十四章

修之身其德乃真之下一有於字下四句並同

第五十五章

終日號而嗷不噍而下一無噍字

第五十六章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下三句上二並有亦字

第五十七章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一作吾何以知其然哉哉下一有以此二字

第五十八章

淳淳一作醇醇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二所字上一並有之字民之迷其日固久民一作人迷下一有也字固久一作固已久矣

第五十九章

是謂早服謂一作以。服一作復。深根固柢柢一作帶。

第六十章

聖人亦不傷人下人字一作之。一作民。

第六十一章

天下之牝牡常以靜勝牡一無下牝字。以靜為下一無此句。一作以其靜為之下。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一無夫字。大上一有故字。

第六十二章

善人之寶寶上一有所字。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何下一有也。字一無何字。有罪以免邪罪下一有可字。

第六十三章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一無二其字。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二下字下一並有之字。

第六十四章

其脆易破破一作泮。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一無是以二字。一無聖人二字。

第六十五章

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楷一並作稽能一作常然後乃至大順一作乃至於大順一

第六十六章

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民一作人必以一並作以共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民一並作人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一無道字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一無也夫二字寶而持之寶一作保一作持而保之故能成器長器一作共

第六十八章

善勝敵者不爭一無敵字爭一作與

第六十九章

仍無敵仍一作作仍輕敵幾喪吾寶敵下一有則字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加下一有則字

第七十章

則我貴矣一作則我者貴

第七十二章

則大威至至下一有矣字一作無狹其所居狹一作狎居一作安

第七十三章

繹然而善謀繹一作坦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民下一有常字常有司殺者殺一無下殺字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一作而一無謂字一作夫司殺者是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

希有不傷手矣一無者字一作希不自傷其手矣

第七十五章

以其生生之厚上生字一作求

第七十六章

草木之生也柔脆草上一有萬物字強大處下強上一有故字強大一作堅強

第七十七章

不足者補之補一損有餘而補不足一無而字孰能有餘以奉天下一作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其不欲見賢邪一無邪字

第七十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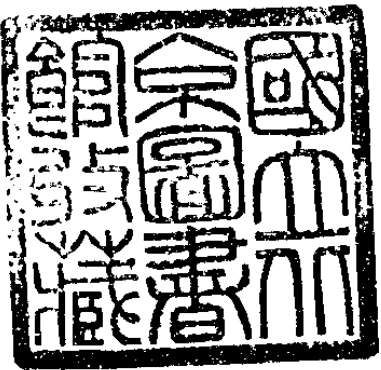
莫之能勝勝一作先是以聖人云是以一作故人下

第七十九章

有德司契有上一有故字

第八十章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伯下一有人字雞犬之聲相聞登一作音



三十年五月五日  
藝書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解 集 子 老  
異 考 附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著 作 者 薛 蕙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張嘯天)

G 一四九八上

總



33
4
610